

关于窗户,最深情的句子,属于苏东坡:“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去世十年的妻子,梦中出现在窗前。

最理性平实的描述,应该归默克尔夫人。她首次参加总理选举时,有记者问,提到德国让你想到什么?她不要假思索地回答:“窗户,一扇密封性极好的窗户。没有哪个国家能造出这么好的窗子。”

疫情前我去瑞士,在苏黎世人住家庭旅馆。老板娘把我一领进屋,就说:“让我给你讲解一下,这个窗户的用法。”果然值得介绍。那扇塑钢窗户档位分全开、半开,乃至一条缝,这很正常;奇的是,它还可以左开、右开,上开、下开。每个档位,掌握好要领,一推就到。苏黎世是瑞士的德语区,我猜它可能是德制窗户。

从苏东坡那时到现在,接近千年。窗户功能未变,工艺已大不同。苏老师的小轩窗是什么窗?就是有木槛的窗子。假若苏老师梦中身在窗外,好不容易见到去世的老婆,还被木栏杆遮挡视线,就太遗憾了。如果能穿越时间,我要送一扇德制窗户给苏老师。

我幼时住的房子,靠

走廊一侧的窗户,下半部分是花格子玻璃。采光很好,完全不透明,估计是为了保护隐私。记得有一阵子,是由姥姥照料我妹妹。当时妹妹大概一两岁,如果哭闹得厉害,姥姥就大敲窗玻璃吓唬:“你再哭再哭!老虎来了!”那时的窗玻璃,是用三角木条钉上固定的,时间略长就松动了,敲起来哗哗响,声音极大。窗玻璃变了,人心没变。现在大人对付小孩,仍爱用吓唬的伎俩。其实,小朋友早就看穿大人,只是人家心情不好才哭嘛,所以该闹还是闹。

以三角木条固定玻璃的方法,持续岁月很长。我读初中时,住在一所大院内,大门每晚10点就上锁,没有传达室。靠外临街的宿舍,有个刚参加工作的姑娘,晚上就在窗前看书。当然,那窗户有粗壮的铁栏杆。每次我疯玩到半夜,就去敲她的窗户,请她帮忙开门。直到高中的某夜,我突然不好意思了,从此改成翻墙而入。许多年后,我经常内疚地想象,窗玻璃突然一响,那个姑娘被惊得一跳的模样。赫尔岑说:“真理如同生理,不到一定年纪是体会不到的。”怜香惜玉这一人间真理,自然更需

山高水长有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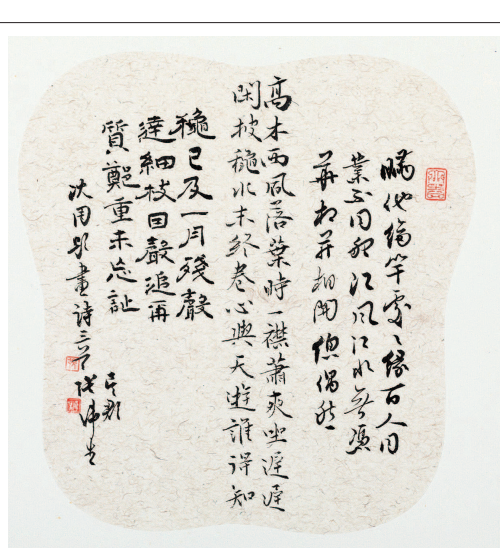
卢润祥

八景园,蒙赠其著《谭正璧传》等。想我大学时,常在图书馆查阅其父《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书,解疑释惑,学习文学,没有想到晚年时能与其哲嗣谭公子相识,听他言说父亲一生的故事与遭遇,私心自感庆幸!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现在,当我站在南京西路润康村140号先生谢世前的住宅前,想到一代学人,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过贡献的先生竟晚景凄凉,但在眼疾几近失明情况下,还在女儿帮助下,勉力完成他的《三言两拍资料》等好几部著作,不免唏嘘感不已!记得我曾代表本城辞书学会与原古籍社社长王兴康先生等一起筹办一个辞书界活动,听他感慨地说:谭正璧虽没有很高学历,又非书香门第,却取得很大的学术成果,是全靠天分和对文学事业的一份执着的热爱与勤奋。凭他的成就,不应该再是身后寂寞被遗忘呀!他所著《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曾有五个版本,印刷多达十次!一生著作涉及古小说、戏剧史、文化史、女性文学、国学概论等等多达150种……后来就有了古籍社出版了先生的全集,竟有13卷之多。另外,据知:他也曾应舒新城邀请,冒暑撰写《辞海》条目近千条。

谭公子说:父亲性温润善良而刚毅、守规矩、独善其身又喜欢读书,藏书曾多达上万种,他为人冲淡平和,生活不尚奢华而一心专注于学术。他不仅曾参加过一些抗日活动!而且,在1949年前,他还与中共地下党有过接触。据说,他办过艺术学院,秘密物色进步青年奔赴解放区,这已有当年相关人士的书面证明。

去年是先生诞辰120周年和逝世30周年,故乡嘉定人为他修订出版了纪念册,博物馆又曾举办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开展。陈子善先生告诉我:他参与主编的50卷的《海派文学大系》肯定会研讨选收谭正璧先生的作品云云。这无疑也是个好消息。



沈周题画诗三首 (书法) 张伟生

要年纪才能体悟。二十出头时,我也住在底楼房间,窗户也是紧挨着路边。那时候我在追一个姑娘。她每次来找我的时候,总是敲一敲窗玻璃。时间不固定,两三天或三四天她才来一次。我整夜整夜等着那个玻璃窗的声音。有时一阵风吹来,窗户哗哗响,我就以为是她,一夜奔出门无数趟。

后来,姑娘以那窗玻璃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用相框镶起来送给了我。记得她是坐在藤椅上拍照的。拍摄之前,她手指压在藤片的缝隙上,泄露出一块块突起的红润,有一种微微变态的美感。然后,她用右手指着左手说,“看,这手多漂亮啊。”我完全不解其意,二三十年后,我才学会了欣赏这种美。那一代的青年,真是蠢到家了。

底楼房间的恋爱细节,大抵都是相似的,但文学家大师写起来就更妙些。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在第十三章出现的大师,是一位历史学家。某日,他买彩票中了10万卢布,于是他租了两间地下室。天晓得,他有10万卢布大钱,为何不买房而租房,租的偏偏还是地下室。要紧的是,这是个半地下室,有两扇小窗户,望出去是胡同花园,园子里有扇破旧的木栅门。

大师跟女人偷情,两人爱得死去活来。女人每天来,大师总是一早就开始在窗前等,谛听着那破

系,儿子幼年离不开母亲呵护,童年的母爱缺失会使孩子一辈子缺乏安全感。但儿子成年之后,母亲的放手更重要。如一直将儿子攥在手里,则可能危害儿子一生。小雪是大提琴手,工作中与小周相识相恋,一同切磋技艺、演出间隙逛街聊天,相处五年,关系融洽。双方欲登记结婚时,小周母亲以小雪曾对自己不礼貌为由阻拦儿子结婚,甚至以死相胁。起初小周坚持与心爱的人在一起,但在母亲不断加大的压力下,屈服了。小周母亲无视自己与儿子间的边界,视儿子为自己的专属,最终毁了儿子幸福。

婆媳、翁婿是典型的姻亲。能否处理好婆媳关系,关键在于丈夫能否把控好自己与母

有的书好看,有的书好听,而《井荻居酒屋》却是一本好吃的书。

这是一家位于东京的居酒屋,好比多年前,北京的老茶馆,市井百态世态炎凉,各色人等在此,你方唱罢我登场,来的客人是演员,又是观众。

每位主角,每个故事,最终化身为一位美味佳肴。妈妈桑幸子连带着小火慢炖的关东煮,首先登场。风风火火的台湾新娘娘秀丽与之匹配的是油汪汪的炸鸡块。十七岁的女生阿由美,当仁不让是高热量香喷喷的青春炸奶酪。这些痴男怨女,灯红酒绿中,难以自持,化身为一盘盘大菜小菜,酸甜苦辣盛满盆盆罐罐,大呼小叫着,快来吃我,我很好吃的。

直到酒阑人散,关门打烊,每个人在晨曦里显出原形,戴上面具,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并非神仙也不是魔鬼,只不过是一群正常人,西装革履循规蹈矩,正襟危坐,在生活的笼子里。

仍然是一个有温度的居酒屋。每当黄昏将近,井荻居酒屋的木移门哗啦啦地被推开,那些食客在各自固定的时间点进来。有些有瓜葛,有些没关系,熟悉得好像是家人。虽然冲不破各自的迷



之后,我喜欢站在阳台上,小憩一会儿。

有一个夏季凌晨,也是在阳台上,我从5楼看对面向3楼的窗口,那是唯一明亮的窗户,而且大开着窗门。一瞥之下,眼珠几乎要跳出眼眶。地上铺着一张草席,一对男女年轻人,像两只小野兽,正在行那不可言说之事。幸好是深夜,幸好我是成年人。这样的小电影,看或不看似乎都不对。

此类事,让我不由得叹息,凌晨时刻,每个发光的窗户都是故事啊。

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有个短章叫《窗前》,大意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久久地站在窗前,如果我们仅仅只能待在那里,像一个不动的烟圈,凝固在黄昏一刻,是多么好啊。这种可能也许微不足道,但如果我们能够就像那样待着,无须任何行动,无须我们苍白嘴唇犯下啰嗦饶舌的罪孽,该是多么好。

就我而言,最好的窗前时刻,是在夜间列车上。面对流动着依稀灯火的玻璃窗,在镜面反射中,看自己也看风景。

知道饿,就没有放弃自己

周云蓬

局,在注定的人生轨道上越行越远,却在那一刻是热腾腾的,无论多悲凉,都能随着美食的温度暖起来。又随着时光的流逝,像普鲁斯特的马德莱娜小点心,因一道熟悉菜色的瞬间触动,往事汹涌,成为作者孔明珠笔下活色生香的人生故事。

我亲爱的读者,你喜欢哪一道菜呢?在这本小书里,一个人一道菜,怎样选材,如何烹饪,后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你可以坐在厨房里读这些故事,然后,按照书里的菜谱,一展厨艺,最好是,故事读完了,菜也上桌了。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回味刚才的好情节。身心皆大欢喜。尤其那些面对伟大自惭形秽,仰视神圣而食欲不振的读者,可以放下身段,试着翻一翻这本书,读着读着,你就饿了,肚子咕咕叫,口水潺潺流,那恭喜你,读出了这本书的好处。

知道饿,就还没有放弃自己。生活依然有盼头。(本文为《井荻居酒屋》(孔明珠著)一书序,由广西师大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长海医院食堂二楼可以说是天南地北美食大聚会的地方,可我偏偏在这半年中,只盯上了兰州牛肉拉面,为什么呢?一是上得快,节约时间;二是有一大碗汤,能有效补充水分。

平时我喝水习惯不好,经常是一天工作下来滴水不沾,铁积镞累,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便秘。记得有一次去上海教育电视台,陪景在平教授录制“健康大不同”专题节目,景老上台一开始录制我就溜进了卫生间,等节目录制完成我也没有出来,结果景老和节目组到处找我,最后还是景教授在卫生间附近楼道喊我名字,我才狼狽作了应答。

现在每天中午来这么一大碗汤水,应该说为“进出问题”保持稳定奠定了基础。我本人产地不在西北,不兴这个口味,但经过了这一段有导向性的集中用餐,似乎也适应了。甚至因为次数实在太多,现在吃得我张嘴就想哼“妹妹的山丹花儿开”。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文化反噬?

当然,我征服了这碗面我也成不了兰州人,但是心有执着,必有回报。每次师傅做好后面,除了常规加完牛肉和配料,我都会请他再另盛一点“酸豆角肉末”开胃。按生意上讲,这是不合理要求,因为“酸豆角肉末”本身就是一个品类,点它才能有。但厨师兄弟并不计较,每次都能满足我的要求,甚至到后来,看到我,不等我说就帮我加好了“酸豆角肉末”,有时我都能看到师傅连加几勺,似乎非得让我感觉到十分满意为止。这个回报就是师傅给与我的信任和温暖。

也许有人会说,这没什么,无非就因为我是老顾客罢了。你可算说对了,关键还就是在这个“老”字上。一提老师,你就会敬畏三分;一说老朋友,别人就明白你们关系不一般;一喊老妹,就知道你要套近乎。这里的“老”字都不表现年龄,而是反映情感的注入。就是一声老板,也能明白之间那种打躬磨连筋骨的关系。这碗面吃到这里,已接近尾声。不敢说自己吃一碗面吃出了多少人生滋味,但还是可以让我想起曾有人说过人生最难吃有三碗面,人面、场面和情面,的确,这哪一碗都不好端,且继续修炼。

钟先生岳父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使其超越外祖父的边界。钟先生妻子作为独生子女,长期习惯听命于父母,婚后不会处理自己小家庭与父亲间的边界关系。不知不觉与父亲联手,毁了自己小家庭。最终危害的将是其儿子的身心健康。

推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不少父母有意无意地把子女看成私有财产。一些独生子女长期在父母过度呵护下,成为心理不成熟的巨婴。彼此无边界地跨越,在“爱”的包裹之下,酿成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

明起刊登一组《春眠不觉晓》,责编:杨晓晖

律师手记

葛珊珊

吃饭。一旦婆媳有矛盾,之后,小佳产。她决意离婚,可向丈夫提高婚时,他一脸愕然不明缘由。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小佳婆婆

超越边界,把对丈夫的感情放到儿子身上,侵害了儿子媳妇的隐私权,剥夺了小佳作为妻子的权利义务。小佳丈夫不分是非的愚孝,混淆了自己小家庭与母亲之间的边界。

翁婿关系的错位比较少见,但也存在。一次钟先生与妻子口角后,岳父带着女儿、外孙离家。不久他收到了法院传票,我问他夫妻矛盾何在?他直摇头,说工资交与老婆,下班准时回家。联想到与妻子分居后,自己每次探望儿子都受阻,不得不报警的情形。他明白了,老丈人一直耿耿于怀自己这辈儿没儿子,女儿生下外孙后,他在家抱着外孙嘟囔:“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小佳婆婆